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二辑

童年



金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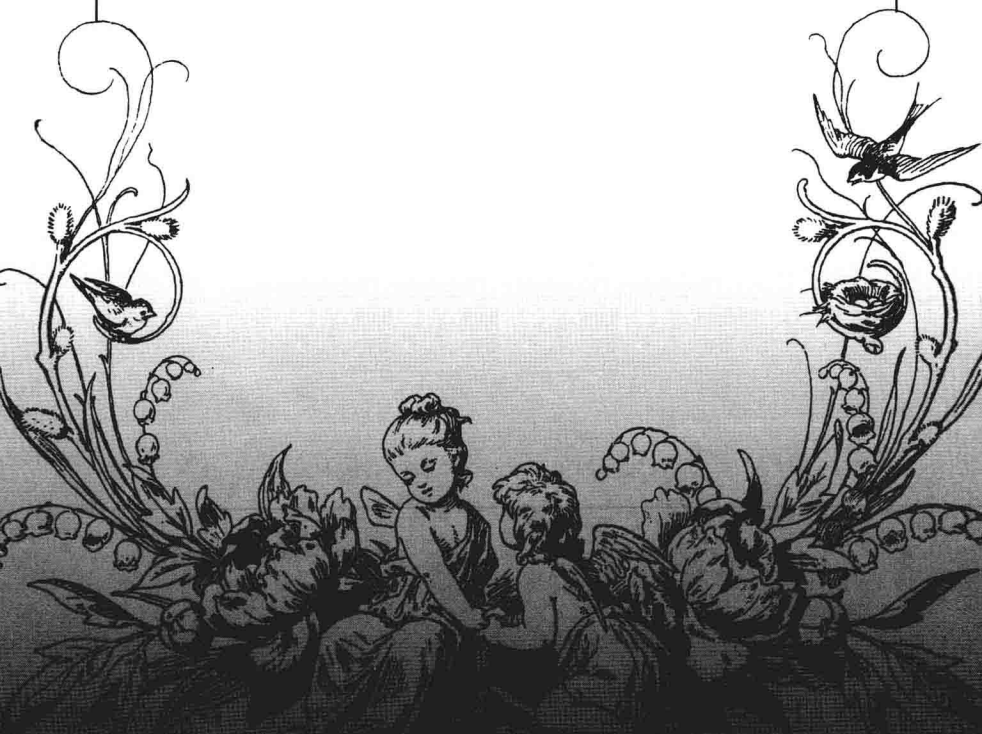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二辑

童年

(苏) 高尔基 著

汪云译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汪云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ISBN 7-80084-236-3

I. 童… II. ①高… ②汪…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362 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孙德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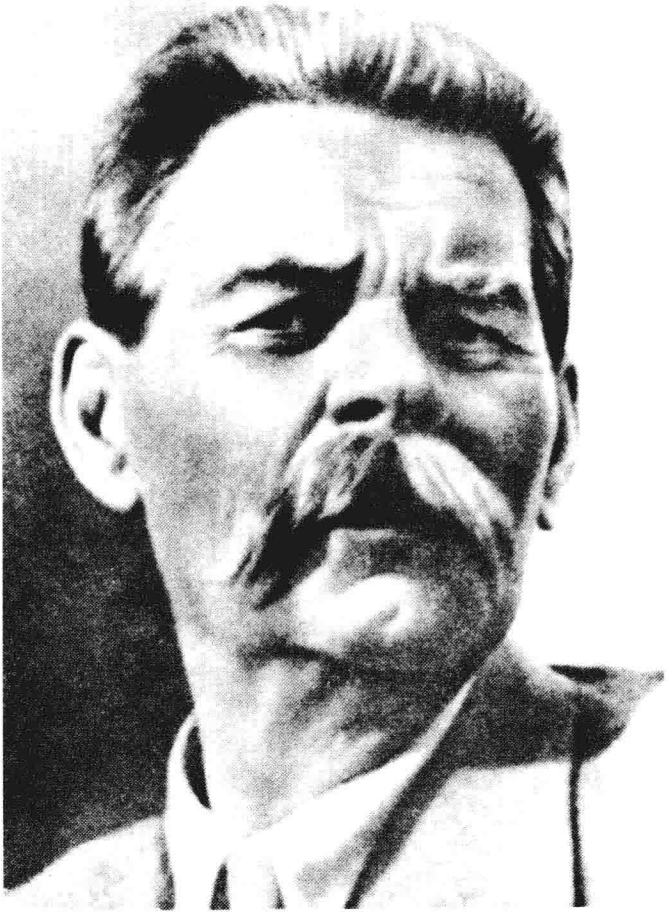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850×1168 毫米 1/32 8.375 印张 21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84-236-3/I·32



高尔基

前 言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高尔基出身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市,父母早亡;寄寓在外祖父家,十余岁出外独自谋生。十九世纪末开始从事创作。作品多反映俄罗斯下层市民的痛苦和欲望。二十世纪初,他参加革命民主运动,创作了《母亲》那样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作。十月革命后思想一度出现波动,列宁的被刺促使他重新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边,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1925),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他的作品在社会心理及底层人情的揭示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于一九一三年,当时高尔基侨居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小说主要叙述的是主人公阿列克谢因为父亲逝世不得和母亲一道寄居在外祖父家,母亲改嫁后,他又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家庭之间。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为争夺财产而争吵打架是这个小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事,只有外祖母真正关心与爱护他,成为他惟一的保护人。外祖母是小说中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她对上帝虔诚真切的信仰,她的乐善好施和宽以待人,以及她优美动人的童话故事和歌谣,使阿列克谢在自私庸俗贪婪保守的气氛中受到了道德与光明的熏陶,使他产生了对正义事业和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一九九八年六月

致

我的

儿子



小屋里，一片昏暗。

父亲穿着白衣，直直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身子显得很长很长。他的脚裸露在外面，脚趾奇形怪状地张开着；那双时常抚摸我的手静静地放在胸前，手指也僵硬地、微微地弯曲着；他那双常带笑意的眼睛紧紧地闭住，看上去就像是两枚圆圆的黑铜币；那张慈祥的面孔已然发黑，牙齿难看地龋着，模样十分恐怖。

母亲光着上身，围着一条红裙子，跪在父亲身边，正在用一把小梳子把父亲长而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那把小梳子我特别喜爱，常常拿它来锯西瓜皮。母亲一边细细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一边不住嘴地念叨着，嗓音不但粗重，而且沙哑。她眼睛红肿，仿佛顷刻间就要融化似的，泪水大滴大滴地从灰色的眼眶中滚落下来。

外祖母轻轻地握着我的手。她胖墩墩的身体，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鼻子上皮肉松弛，让人觉得非常好笑；她穿着一身黑衣，整个人软软的，非常有趣；她也在哭，而且哭得很特别，似乎挺老练地陪着母亲哭。她浑身颤抖，拉着我使劲往父亲身边推；我翘着身子，硬是不过去；我既感到害怕，又觉得不好意思。

我一直没有见过大人哭，也弄不懂外祖母絮叨些什么。

“快去跟你爹告别，亲爱的孩子，”她说，“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她叹息一声，又说，“他还正当壮年，不该这么早离开人世啊……”

我刚刚患过一场大病，现在才能勉强着下地走路。病中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父亲乐呵呵地照料着我，但到后来，他突

然就不见了，却由滑稽古怪的外祖母接替他来看护我。^①

“你打哪儿来的？”我问她。

“打上头来，”她答道，“打尼日尼^②来。我是搭船来的，不是走来的，水上怎么能走呢，傻孩子。”

这话真是可笑，使我感到非常纳闷：我家楼上住着几个留着大胡子而且染了发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贩卖羊皮的黄脸加尔梅克^③老头；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那儿玩，如果一不小心就会翻着跟头滚下去，这一点我是明白的。这和水有什么相干呢？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真让人觉得好笑。

“为什么我是傻孩子？”

“因为你说起话来唧唧喳喳。”外祖母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说话时既亲切，又和善。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对她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现在我只盼着她能尽快领我离开这间令人害怕的鬼屋子。

母亲使我极不痛快；她流不尽的泪水，她悲伤的哭声，虽然让我感到好奇，但更让我觉得不安。她今天的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寡言少语，态度严厉，衣着整洁，打扮得体；她身高体壮，手劲极大，就像是一匹马。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缘故，她似乎整个儿人都变了：衣服褴褛，向来梳得齐整光亮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光着的肩膀上，滑落到脸上，编着辫子的那一半头发也来回地甩来甩去，不时地拂过仿佛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总之，她全身都好像膨胀起来，样子龌龊不堪。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她朝我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不断地梳父亲的头发，一个劲地嚎哭，眼泪不停地

① 阿廖沙·彼什科夫（即高尔基）三岁时（1871年）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不幸染病身亡。

② 尼日尼：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高尔基市）的简称；俄语“尼日尼”是下面的意思，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下面来的。

③ 加尔梅克：俄罗斯境内一个少数民族。

往下流。

几个身着黑衣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探头张望。警察凶巴巴地叫道：

“快点收拾！快点！”

风很大，把用来遮窗户的黑色披巾吹得像船帆似的鼓了起来。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划船游玩，忽然晴空一声霹雳，父亲哈哈大笑起来，将我紧紧地夹在两膝之间，叫道：

“不要怕，‘大葱头’^①，没事的！”

这时，母亲忽然艰难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但很快又坐下去，仰面躺下，蓬乱地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两眼紧闭，惨白的面孔变得青紫。像父亲一样，她也可怕地龇着牙，大声说：

“把……把门闭紧，阿列克谢，赶快出去，快！”

外祖母见状，把我推到一边，冲到门口嘶声叫道：

“亲爱的邻居们，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理她，看在基督的面上，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这不是得了霍乱，是女人要生孩子。求你们啦，各位好人！”

我跑到一处幽暗的角落，躲在箱子后面，从那里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痛苦地呻吟着，牙齿咬得吱吱地响。外祖母趴在她身边，亲切而又快活地说：

“为了圣父圣子，忍着点儿！忍着点儿，瓦留莎……圣母保佑……”

我吓得目瞪口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乎着，不停地叫喊，不停地叹气；可我父亲仍然静静地躺在那儿，脸上似乎还挂着笑容呢。就这样，她们折腾了很久。有几次，母亲刚一站起身就又跌倒了。外祖母像一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跑进跑出的。过了一会，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忽然从黑暗中传了出来。

“啊，谢天谢地！”外祖母如释重负地说。“是个男孩！”

① 大葱头：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

然后，她点燃了一支蜡烛。

至于以后是怎么一回事，我全都记不清了，我可能是在墙角睡着了吧。

留在我脑海中的第二件事是，在一个雨天，荒凉的坟场的一个角落。我木木地站在溜滑的粘土小山坡上，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一个积有雨水的深坑里面；坑底还有好几只青蛙，其中两三只还爬到了黄色的棺盖上面。

外祖母、淋成落汤鸡的警察、两个手持铁锹的满脸愠色的乡下人和我都站在坟墓旁边。温暖的细碎如珍珠的雨点洒落在我们身上。

“开始吧，”警察边说边往一旁走去，“开始埋吧。”

外祖母用头巾掩着脸哭了起来。那两个乡下人猫着腰迅速地往坑里填土，击得坑底的雨水噼啪作响；那两三只青蛙从棺材盖上急急地蹦下去，开始沿着坑壁朝上爬，但很快就被土块埋在了里面。

“唉，走吧，乖孩子。”外祖母拉着我的手说。我不想离开，我把手从她的手中抽了出来。

“唉，真是没法子，主啊！”外祖母埋怨道，不知是在说我呢，还是在说主。她垂着头，静静地在那里伫立了很久。墓穴终于被土封住了，可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似乎在想着什么。

两个乡下人用锹背拍着泥土，把坟墓往平里拍。忽然，空中旋起了一阵大风，把雨卷走了。外祖母牵着我的胳膊，领着我穿过许多深黑色的十字架，朝远处的教堂走去。

“喂，傻孩子，你为什么不哭呀？”当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忽然问道。“你应该哭一场啊！”

“我……我不想哭。”我怯生生地说。

“既然这样，”她压低声音说，“那你就别哭了吧。”

我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还有人来劝着我哭呢？我一向很少哭，就算哭，也是因为受了委曲，而不是因为疼。如果我一哭，

父亲就会笑话我，母亲也板起脸孔对我嚷道：

“不要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的马车行驶在宽阔的泥泞满路的街道上；街两旁都是房屋，深红色的。我问外祖母：

“那几只青蛙会不会爬出来呢？”

“不会了，”她答道，顿了一下，她又说，“不过，没关系，上帝会保佑它们。”

她总是念念不忘上帝，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也不会像她这般亲热、这般殷勤地问候上帝。

过了几天，我便随同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我们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小弟弟马克西姆刚刚生下来就夭折了；他身上包着白布，外面系着一条红色的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上，透过圆鼓鼓的、马眼睛般的小窗户向外张望：窗外混浊的流水泛起白色的泡沫，不时地卷着浪花向窗户玻璃扑来。我吓得赶紧跳到地上。

“别害怕，乖孩子！”外祖母边说边把我用那双柔软的手抱了起来，轻轻地将我重新放在包袱上面。

河面上，水气迷蒙；远方不时地呈现出黑色的土地，但不久就又消失在湿雾和河水里了。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惟有母亲静静地靠着船壁，双手放在脑后，一动也不动。她脸孔铁青，神色忧郁，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个瞎子一样。她一声不吭，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就连她的衣服我也觉得是那么的陌生。

“喂，瓦里娅^①，你听我说，最好吃点东西，”外祖母不止一次地这样劝她，“哪怕一点儿也行，要不然，你会把身子拖垮的。”

可是母亲依然纹丝不动，沉默不语。

^① 瓦里娅：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声音总是很低，但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却要高一些，不过却是小心翼翼的，惟恐触怒了她，而且话也很少。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怕母亲。一想到这儿，我就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

忽然，母亲气哼哼地叫道：

“萨拉托夫，那个水手在哪儿呢？”

呀，她说的话令人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里雾里：萨拉托夫——水手？

这时，一个肩膀宽阔头发花白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手里拎着一个箱子。外祖母接过箱子，把小弟弟的尸体轻轻地放到里面，然后平伸着胳膊托着它向门口走去；不过，由于她太胖了，必须侧着身子才能从狭窄的舱门挤过去，她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样子非常可笑。

“哎呀，妈，你看你！”母亲见外祖母踌躇不前，忍不住叫了起来。她走过去，从外祖母手中抢过小棺材，然后她们俩人就不见了。我依然呆在船舱里，仔细地端详着那个男人。

“喂，小鬼，你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腰向我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水手啊。”

“那么，萨拉托夫又是谁呀？”

“萨拉托夫是一个城市。你瞧，那就是！”他顺手朝窗外指了指。

窗户外面，土地在缓缓移动；黑暗而陡峭的土地像是刚从圆圆的大面包上切下来一样，上面雾气弥漫。

“你知道我外婆去哪儿了吗？”

“她去埋外孙了。”

“要把他埋到地下吗？”

“是啊，你说不往地下埋往哪儿埋呢？”

于是，我对这位穿蓝衣服的男人说，前几天安葬我的父亲

时还把几只青蛙给三活埋了呢。他听后就把我抱了起来，使劲地亲了几下。

“唉，”他长叹一声，说，“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你还有闲心关心青蛙！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的妈妈吧，你瞧她都伤心成什么样子了！”

这时，我们头顶上传来了汽笛的尖叫声。我再也不害怕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的声音。可是那个水手却急忙放下我，撒腿就往外跑，同时还叫道：

“小鬼，快跑！快！”

我听他这么喊，也顾不上问为什么，就跟着往外跑。我冲到了门外，发现昏暗的过道里什么也没有。离门不远的地方，一块镶在楼梯上的铜片闪烁着亮光。我抬头一看，只见许多人都背着袋、拎着包。看样子人们要下轮船了。这么说，我也该下轮船了。

但是，当我随同一伙男人来到船舷的踏板前面时，有人就对着我叫了起来：

“喂，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小家伙，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于是，人们开始推我，拉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终于来了，他把我抱起来，向众人解释说：

“这个孩子打阿斯特拉罕来，他是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然后，他抱着我快速地返回船舱，把我撂在行李上，扭身向外走去，同时伸出手，吓唬我说：

“不许乱跑！否则，我会狠狠地揍你！”

头顶上的嘈杂声渐渐地静下来，轮船已经不再“噗噗”地发出声响，也不再打颤了。船舱里面变得黑暗起来，窗户仿佛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一样，空气非常沉闷，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且，包袱也似乎膨胀了，挤得我很不舒服；总之，一

一切都变得使人不痛快起来。难道我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艘空荡荡的轮船上呆一辈子吗？

我走到舱门前面。门非常牢固，根本打不开；铜把手拧也拧不动。于是，我试着用装有牛奶的瓶子奋力向铜把手砸去。瓶子碎了，牛奶溅得我满腿都是，而且流进了我的靴筒里面。

由于尝试失败，我的情绪特别低落，就趴在包袱上抽泣起来。哭了一会儿，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轮船又“噗噗噗”地响了起来，不停地颤抖着。船舱里的玻璃窗户也十分明亮，跟太阳一样。外祖母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我的身边，正慢慢地梳着头，时而皱皱眉，时而嘟囔几句。她的头发又密又长，披散下来一直拖到地板上，连她的双肩、胸膛和膝盖都被遮住了。她用一只手托住泛着蓝光的乌黑的头发，用另一只手费劲地把锯齿稀疏的梳子插进浓厚的头发里。她耷拉着嘴唇，黑眼睛一眨一眨的，似乎在生什么人的气，而她的脸掩盖在头发里，看起来很小，挺滑稽的。

她今天显得非常愤怒，不过当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头发这么长时，她立即恢复了原来慈祥的模样，温和地对我说：

“这可能是上帝有意地在对我进行惩罚吧。上帝说，就要让你长这么长这么密的头发，让你费力去梳吧！我还是姑娘的时候，我常常向别人夸耀我这马鬃似的头发是多么多么的漂亮。可是现在，唉，我老了，梳理起来既费时又劳神，真让人讨厌！乖孩子，老老实实地睡着吧，时间还早呢，你瞧，太阳都才睁开眼睛……”

“我不想睡了！”

“那么，”外祖母说，“不想睡就算了吧。”

她一边不停地编着辫子，一边不时地抬起头向长沙发那边望望。母亲仰面躺在沙发上，静静地睡着，身子伸得直直的。“悄悄告诉我，你昨天是不是把奶瓶打碎了？”

外祖母说话时，声音温柔、亲切，娓娓动听，她说的每一

句话就像一朵不胜凉风的娇羞的水莲花，蜜甜、清新、感人，不经意地就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忘。她轻柔地笑着的时候，那双黑豆似的眼睛往往睁得很大很大，闪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令人愉悦的光芒。她的两排牙齿洁白细密，只要微微一笑就会展露出来，说不尽的快活。她那张黑黑的脸庞虽然刻满了皱纹，但依然容光焕发，任何人见了都不会说她已经老了。不过，她的鼻子上的皮肉却很松弛，鼻孔也张得很大，鼻尖泛着红色，使这张脸看起来并不是完美无缺。她特别爱闻鼻烟，还有一只黑色的鼻烟壶，银制的。她常常穿一身黑色的衣服，但透过她那忽闪忽闪的眼睛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有一簇乐观自信、温柔亲切的永不熄灭的火。她老是弓着腰，差不多成驼背了。尽管她的身体胖乎乎的，但走起路来却轻捷灵便，好似一只大狸猫；不过，她的全身软绵绵的，也的确像一只温和的猫。

外祖母没来之前，我仿佛在黑暗中昏睡。自从她在我面前出现之后，我那颗沉睡的心就被她唤醒了；她引导我看见了光明，她使我把周围的一切都联结了起来，编织成一个色彩绚烂的大花环。没过多久，她便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成为最体贴我的人。她对我非常了解，我也对她非常尊重，她对世界、对生活都充满了无私的爱。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使我在峥嵘的岁月里努力奋发，使我在艰难的日子里永远坚强。

四十年前，轮船的航行速度还很慢，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达尼日尼。航行的头几天沿途所见到的幽美景色，我至今记忆犹新。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从早晨一直待到傍晚。在明净的天空下，伏尔加河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看上去就像是两条美丽的绸缎。橘红色的轮船不疾不徐、懒洋洋地逆流而上。轮片有节奏地拍打

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隆隆的响声。船尾有一条灰色的驳船被长长的拖索牵着，安详而悠闲，活脱脱的像一只土鳖。伏尔加河上空，太阳悠悠地不知不觉地转动着，天地山川一切万物无时无刻的不在运行中变化更改，蜿蜒的、碧绿的群山就像是大地的美丽的衣裳的皱褶，极富线条美。河两岸的乡村、城市远远地耸立着。看上去好似一块块方饼干。金黄色的秋叶在水面上漂来荡去。

“啊，太漂亮了！快来瞧，我亲爱的孩子！”外祖母不住嘴地对我说，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乐得跟小孩一样——大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时地闪现出快乐的光芒。

河两岸的秋景太迷人了，外祖母不知不觉地就陶醉其中，有时竟然会忘了我站在她的身边。她静静地伫立在甲板上，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默然不语，只是微笑，而泪花却在眼眶中转来转去。这时，我就把她的印花布黑裙子拽一拽。

“啊！”她猛然回过神来，说，“我好像打了个盹儿，在做梦呢。”

“那么，你为什么要哭呢？”

“啊，乖孩子，我太激动了，也是因为我老了，”她笑了笑说，“唉，我老了，我已经在人世间过了六十个年头啦。”

接着，她闻了闻鼻烟，便给我讲故事。她讲的故事稀奇古怪的，什么善良的强盗啦，纯洁的圣徒啦，以及许许多多的野兽和妖怪等等。

她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声音总是很低很柔，神秘兮兮的。她弯下腰，凑近我的脸，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似乎要借助于眼神向我心里注入一股生机一样。她讲起来就好像是在低声地吟唱，悦耳动听，沁人心脾。听她讲故事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欢愉。我老是一边听，一边说：

“求求您，再给我讲一个吧！”

“嗯，那好，就再给你讲一个吧：灶神老头儿坐在炉灶底下

的空洞里，他的脚被面条扎伤了，晃来晃去的，咿咿呀呀地叫道：“哎哟，小老鼠，疼死我啦；哎哟，小老鼠，我忍不住啦！”

外祖母把一只脚抬起来，两手抱着，悬空摇来晃去故意皱起眉头，似乎真疼得受不了了一样。

一群和善的大胡子水手都围在我们俩周围，边听边笑，不住地夸赞外祖母不但讲得动听，而且演得也很逼真。于是，他们说：

“喂，老太太，给我们再讲一个吧，好让大家乐一乐！”

接着，他们又说：

“嗨，走吧，跟我们一同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这些人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给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些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个凶巴巴的人，他不许人们吃瓜果；如果有人吃瓜果，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冲过去将瓜果夺下来，扔到河里去。这人的着装酷似警察，制服上有一排铜扣，整日喝得像个醉猫一样，大家对他都是避而远之。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即使偶尔来一两次，也是远远地躲着我们。她还是老样子，寡言少语，态度冷漠。她虽然身材高大，但很匀称；她脸色铁青，神情忧郁，一条浅色的辫子盘在头上，像一顶王冠似的；她的身体结实有力。现在想一想，她那时仿佛被暮霭、水气、抑或是透明的云彩笼罩着一样。她那双跟外婆相像的灰色的大眼睛，总是将这层薄幕穿透，向远处冷冷地眺望着，显得郁郁寡欢。

有一次，她对外祖母声色俱厉地说：

“人家都在笑话您呢，妈妈！”

“嗨，无所谓啦！”外祖母漫不经心地答道。“笑就笑呗，管他们呢！只要人家乐意，就让他们笑个够吧！”然后，她又不忘问候一下上帝：“但愿上帝保佑他们！”

我清楚地记得，当远远地望见尼日尼时，外祖母高兴得跟